晉公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在他人猶可如王維莊之類獨買晉公則不可

諸儒述槩天集十三卷終

諸儒述槩天集卷一十四

明國子學録晉陵後學吳瑞登纂

禮部主事安成舊寅劉元卿參

刑部主事崑山舊寅徐維濂校

二程論子

世儒猥以子列而不分其純疵邪正豈徒後學無所適從將使純正者耻與並肩矣余為此慮於諸子摘其近道者三人若漢之董子隋之文中子唐之韓子衍顏孟一線之脉另列于前而荀子楊子純疵邪正互有得失者亦僅取焉若老子莊子列

子與夫釋子之屬徑闢之為異端盖亦為其薰蕕不同器也此或二程之意而豈余之過為分別哉世又以荀楊亦目之為諸儒抑又涉于揚之失實矣

素問書出於戰國之末氣象可見若夫三皇五帝典墳文章自別其氣運處絕淺近如將二十四氣移換名目便做千百樣亦得

荀楊性已不識更說甚道

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者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恕

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為偽以性為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楊子雲仕莽謂之旁燭無彊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

荀子謂慱聞多見可以取道欲力行堯禹之所行皆外也

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真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趍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

人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漢儒至有白首不能通一經者何也曰漢之經術安
用只是以章句訓詁為事如解堯典二字至三萬餘
言是不知要也東漢又不足道東漢士人尚名節只
為不明理若使明理却皆是大賢自漢以來惟有三
人近儒者氣象大毛公董仲舒楊雄本朝經術最盛
只近二三十年議論專一使人更不致思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
明下此即至楊雄規模窄狹言性已錯更何所得
楊雄韓愈說性只說着才

漢儒之中吾必以楊子為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
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彊孫于不虞以保天
命孫于不虞則有之旁燭無彊則未也光武之興使
雄不死能免誅乎觀于朱雍之言可見矣古之所謂
言孫者迫于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論非得已者乎
○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
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但看人如何用
之雖作十玄亦可況一玄乎
楊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
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荀子悖聖人者也故

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耶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於斯耶

楊子出處使人難說孟子必不肯為楊子事

楊子雲之罪特在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為大丈夫哉

劉子之學甚支離只立名做法語便不是了

司馬遷為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紀本尚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却處嘉仲問項籍作紀如何曰紀只是有天下者方可作又問班固嘗議遷之失如何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今人皆反之者也（薛敬軒曰膽欲大見義勇為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應物無滯行欲方截然有執）

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謂小心也糾糾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為利回不為勢疚行之方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此言極有理

○以下闢玄教

或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于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為能弘

道也

與奪翕張因有是理老子說著便不是

楊子看老子則謂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搥提仁義絶滅禮義則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爲救時反本之言爲可取却尚可恕如老子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道德則有取蓋自是楊子已不見道豈得如韓愈哉

問老子書若何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如氷炭其初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上去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相懸絶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初秦儀學於鬼谷其術先揣摩如何然後捭闔捭闔既動然後用鈎鉗鈎其端然後鉗制之其學既成辭鬼谷去鬼谷試之爲張儀說所動然其學甚不近道人不甚惑之孟子時已有置而不足論也

陰符經非商末人爲之若是先王之時聖道既明人不敢爲異說及周室既衰道不明于天下才智之士甚衆既不知道所趨向故各自以私智窺測天地盜竊天地之機分明是大盜故用此以簧鼓天

下故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豈非盜天地乎

老子之言竊美闔闢者也明道

釋氏所在便須覓一箇綴茲打訛處其言免生死齊煩惱卒歸于自私老氏之學更挾些權詐若言予之乃意在取之張之乃意在翕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知然則秦之愚黔首其術蓋亦出於此

君子之學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為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與

莊子言齊物夫物本齊安俟汝齊凡物如此多般若要齊時別去甚處下脚手不過推得一箇理一也物未嘗不齊只是你自家不齊不干物不齊事

孟敦夫問莊子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耶物理從来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耶物形從来不齊如何齊得此意是莊子見道淺不柰胸中所得何遂著此論耳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為嗜欲亂着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是

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

莊子叛聖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矯時之弊矯時之

獘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矯時之獘者也其有異於聖人乎抑無異乎莊子老子其與伯夷柳下惠類乎不類乎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爲致遠恐泥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言異端有可取而非道之正也

見攝生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謂之大惑

學者將來多耽莊子若謹禮者不透他須看莊子爲他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辟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覓一箇出身處如東漢之末尚節義尚既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

莊子有大底意思只是無禮無本

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守一明道曰此三者人終日之項未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

程子述范景仁論性曰豈有生爲此死又爲彼者儘自見得後却云自有鬼神又却迷矣

問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周安得比佛佛說直有高

妙處莊周氣象大故淺近如人聽初覺時作見上下東西指天說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誇逞箇甚底

智出於人之性人之為智或入于巧偽而老莊之徒遂欲去智是豈性之罪哉善乎孟子之言所惡于智者為其鑿也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不知如何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厭術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机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公孔子為之久矣

問方外之士能先知否曰有之向者嵩山董六經能如此曰何以能爾曰只是心靜靜而後能照又問聖人肯為否曰何必聖人使釋氏稍近理者便不肯為況聖人乎

問至誠可以蹈水火有此理否曰有之曰列子言商丘開之事有乎曰此是聖人之道不明莊列之徒各以私智探測而言也曰巫師亦能如此誠耶欺耶曰此輩往往有術常懷一箇欺人之心更那裏得誠來

○異端之書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然其流必乖故不可以一事遂都取之若楊墨亦同是堯舜同非桀紂是非則可也其就上所說則是成就他說也非桀是堯是吾依本分事就上過說則是他私意說箇要之只有箇理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于楊墨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爲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尤非楊墨之比所以其害尤甚

楊子似出於子夏墨子似出於子張其中更有過不及豈是師商不學於聖人之門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路而之他也相如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所謂學者非學也

○以下闢禪教

昨者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歸而悵悵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釋氏盛時只是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驅了智者去才愈高明則沉溺愈深某才卑德薄無可柰何今日便有數孟子亦無如何彼陷溺其中者既不可回諸君直須置而不論其言待要出世出那裏去其迹須要出家家乃君

臣父子夫婦長幼此等皆以為寄寓故忠孝仁義皆以為不得已耳又要脫世網佛者一擷胡耳他本是箇自私獨善而已若只如是亦不過世上少這一箇了又却要周遍謂既得本不患不周遍要之決無此理夫彼言世網者只為這些乘彝直須和這些秉彝都消煞得盡然後以為至道也然而畢竟消煞不得如人有耳目口鼻既有此氣則須有此識所見者色所聞者聲所食者味人之有喜怒哀樂亦其性之自然今強曰必盡絕然後為得天真是所謂喪天真也持國之為此學者三十年矣其所得者儘說得知有這道理然至於反身而誠却竟無得處他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譬之贊易前後貫串都說得是有此道理然須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處是所謂自得也談禪者雖說得盖未之有德其徒亦有肯道佛卒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然須道得本則可以周遍

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乃知釋氏苦塵根者皆是自私者也

聖人之教以所貴率人釋氏所以賤率人學佛者難
吾言謂人皆可以為堯舜則無僕隸正叔言人皆可
以為堯舜聖人所願也其不為堯舜是所可賤也故
以為僕隸

釋氏處死生之際不動者有二有英明不以為事亦
有昏愚為人所誤以前路自有去處者

先生不好佛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謂迹
者果不出於道乎然吾所攻其迹耳其道則吾不知
也使其道不合於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
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

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

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

或問佛之理比孔子為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
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行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
則是冒險阻犯棘荊而已

佛家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無人覺此是
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為本分事無可恐懼故不
論生死佛之學為怕生死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
固多懼易以利動至如禪學雖自曰異然要之皆利
心也

問學佛者傳燈録幾人云千七百人曰敢道此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簀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是誠無一人達者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也正如兩脚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脚自行豈有此理蓋上下本末都是一理方是在莊子曰遊方之外遊方之内方何嘗有内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内面是一處外面又是一處豈有此理學禪者曰草木禽獸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為生息於春夏及至秋冬便覺變壞便以為幻亦以人生為幻何不付與他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為幻明道語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為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着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汙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汙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為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禪學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於孔子道如日星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

顏子則便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盖實是去處說此理本無二故也

問使天下盡為佛可乎其徒言為其道則可其迹則不可曰若盡為佛則是無倫類天下却都沒人去理然自亦以為天下為不足治要逃世網其說至于不可窮處他又有一箇鬼神為說

今日卓然不為此學者惟范景仁與君實耳然其所執理有出於禪學之下者一日做身主不得為人驅過去裏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子問為邦孔子既告之以五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至于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須着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

今語道則須要寂滅湛靜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是謂必有事焉而勿正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于

何處有事

佛說始以世界為幻妄而謂有天宮後又以天為幻而卒歸之于無佛有髮而僧復毀形佛有妻子舍之而僧絕其類若使人盡為此則老者何養幼者何長以至剪帛為衲夜食欲省舉事皆反常不近人情至如夜食後睡要敗陽氣其意尤不美直如此柰何不下

釋氏談道非不一貫觀其用處便作兩截

問佛與吾儒同處伊川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時差却

佛家有印證之說極好咲豈有我曉得這道理後因他人道是方是他人道不是便不是又五祖令六祖三更時來傳法如期去便傳安有此理

若要不學佛須是見得他小便自然不學

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許多道理何事忘為是事外無心心外無事世人只為物所役便覺若事多若物各付物便役物也世人只為一齊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泥執滯坑裏便事事轉動不得沒着身處

程子之盩厔時樞密趙公瞻持喪居邑中杜門謝客

侯隲語子以釋氏之學子曰禍莫大於無類釋氏使人無類可乎隲以告趙公公曰自相生養何患無類若天下盡為君子則君子將誰使隲以告程子子曰豈不欲人人盡為君子哉病不能耳非利其為使也若然則人類之生不賴于聖賢而賴于下愚也趙公聞之曰程子未知佛道宏大耳子曰佛道誠宏大吾聞佛逃父入山終能成佛若儒者之道則當逃父時已誅之矣豈能俟其成佛也

先生與一官一僧同會一官說條貫既退先生問僧曰曉之否耶僧曰不知條貫曰賢將作三界外事耶天下豈有二理

釋氏無實

釋道說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不見四旁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在平野之中四方莫不見也

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等之人設此以恐怖他令之為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

釋氏尊宿者是言覺悟是既已達道又却須要印證則是未知也必得他人道是然後無疑則是信人言

語不可言自信若果自信則雖甚人言語亦不聽
學者之流必談禪者只是為無處撈摸故須入此
聖人言依本分至大至妙語之若尋常此所以味長
釋氏之說纔見得些便驚天動地言語走作却是味
短只是乍見不似聖人見慣故其說走作
元承問釋氏理障之說曰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此理
故為障此錯看了理字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
夫復何障若以理為障則是已與理為二
釋氏出家出世之說如何家本不可出却為他不父
其父不母其母自逃去可也至於世則怎生出得既

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却飢食
而渴飲戴天而履地
問惡外物是如何曰是不知道者也外物安可惡釋
氏之學便如此釋者要屏事不問這事是合有合無
若是合有又安可屏若合無自然無了更屏甚麼
元承問明道有曰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
也乘其高明既曰高明又何惑乎曰今之學釋氏者
往往皆高明之人所謂智者過之也然所謂高明非
中庸所謂極高明如智者過之若是聖人之智豈更
有過